

保羅製帳棚

保羅離了雅典，來到哥林多，遇見一個猶太人，名叫亞居拉，他生在本都；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，新近帶着妻百基拉，從義大利來。保羅投奔了他們。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。保羅因與他們同業，就和他們同住作工。（徒一八：1-3）

現在教會流行效法“保羅製帳棚”，作為非專業宣教運動的代名詞。因此，值得我們加以研討。

從時間來說，在保羅的事奉中，那不是終身的方略。

從地點來說，只在哥林多。“保羅在那裏，住了一年零六個月。”（徒一八：11）所以只是這段時間的前段。後來情況改變，到“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，保羅為道迫切。”（一八：5）保羅事奉主，服事教會，身為宣教領袖，絕非閒懶不作工，等有人監督才熱心迫切；而是有同工來到，他就放下工具，專業宣教事工。

從需要來說，有推想保羅務工，由於教會分門別類，保羅不願接受供應，因而涉及派系；也有以為某些信徒生活不正常，保羅拒收不清潔的財物。其實使徒保羅簡樸，個人需要不多；而他作工的時段，同工不在身邊，沒有背負機構負擔，所以沒有甚麼經濟壓力。

那麼，為何保羅製起帳棚來呢？看行傳記載：“保羅投奔了他們... 因與他們同業。”次序是投奔在先，務工在後。而“投奔”一詞，新約只用此一次，有“託庇”的意思；舊約多次使用這詞，也都是求庇護。

為何保羅需要“投靠”呢？大人怎又似孩子呢？因為哥林多是個繁華的黑暗大都市，激烈反對真光。因而有此需要，主引導他找到了一枝棲身。

勞資關係超越融洽。使徒的手變得粗糙重繭，作為勞工，所受工資外，尊敬不減，當然絕未有減料偷工；作為雇主的，絕無剝削糾紛情事。後來，保羅說到亞居拉和百基拉：“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，也為我的命，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。”（羅一六：4）這是說到“投靠”的需要，和庇護的愛心，和必須付的代價。環境如此的困難，主的安慰鼓勵，及時來到。

保羅太孤單了一人，如此屬靈偉人，也會感覺孤單一

夜間，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：“不要怕！只管講，不要閉口！有我與你同在，必沒有人下手害你；因為在這城裏，我有許多的百姓。”（徒一八：9, 10）

使徒保羅工作像牛，膽壯像獅子；但主絕不會多事，叫他“不要怕”；正是說明可怕。在需要的時候，才鼓勵他；主加以關心，因為環境需要。

使徒深盼西拉和提摩太來會合(徒一七:15 一八:5)；後來在羅馬有歡迎的弟兄，“保羅見了他們，就感謝神，放心壯膽。”(二八:15)主和人的安慰，同樣需要。

因此，教會對所派遣的宣教士，應該多關切照顧；若在可能範圍，信徒應該敞開家門，使他們共享家的溫暖。作在主的肢體上，是為主作的。

教會絕不可以為差出多少宣教士就算數，從此忘記了他們；信徒也不可以為“共襄義舉”，出點兒錢就心安理得；宣教士也不是點綴禱告會的項目；是要設身處地，深切關懷，像所說的把人送下深井，必須拉緊所繫的繩子。

如果沿此推想，哥林多的環境，淫邪不堪，單身人獨處不容易，或也需要有家庭收容接待。

後來他們“離開那裏，到了一個人的家中。這人名叫提多猶士都，是敬拜神的，他的家靠近會堂。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；還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，就相信受洗。”(一八:7,8)“人和”之外，加之以“地利”，也有助於開展工作。

亞居拉，百基拉是一雙模範夫婦。有關論序，是以亞居拉為先，為一家之主；但在教會服事，常先提百基拉，例如：接待名經學家亞波羅，把主道講解得更詳明，並幫助他前行(一八:26)。

據說，百基拉出身羅馬名門；她不僅嫁夫隨夫，還隨從丈夫的信仰之旅。他們伴保羅，至亞洲大陸，更移家至以弗所。(一八:18,19)

保羅服事主一生，所處最久的地方是以弗所，在那裏有三年多。在最後的旅程，叫教會長老們作別說：

“我這兩隻手，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，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，叫你們知道，應當這樣勞苦，扶助軟弱的人；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：施比受更為有福。”(二〇:34,35)

保羅製帳棚，人走到哪裏，雙手帶到那裏，並不是投資牟利為事業捆綁。在以弗所，不知道亞居拉是否重操舊業？保羅是否仍為他的勞工？無從得知。可能他並非專作技術工人，也從事一般勞作；使徒自己沒加以說明，作雜工，並非降格。不勞而獲，作教混子，才是可恥。

英國清教徒革命後，對於國教會教職人員，採取寬容接納；但得放棄教銜“主教大人”(Lord Bishop)之類，

領教職(Living)而不服事，更辦不到；要求基督徒作“正經事業”(多三:8,14)，是聖經的教訓。

使徒保羅服事和宣教，教導和勞動，都留下美好的腳蹤，給後來的牧者和羊群，可以遵循，不至於迷失，榮耀主的名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